

經部

春秋集傳卷五

元　趙汸　撰

僖公上

元年春王正月

穀梁傳曰繼弑君不言即位正也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曹師從二傳聶北邢地

先言次而後言救何為次言故也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邢地

自遷不書（據文十三年邾遷于繹成六年晉遷于新田之類）有遷之者而後書（莊元年齊遷紀郱鄑郚十年宋遷宿閔二年齊遷陽）非有遷之者而書則必有關於一國之存亡者也狄伐邢邢遷于夷儀狄圍衛衛遷于帝丘皆違難也許遷者四偪於鄭也蔡遷者一避楚仇也皆有關於存亡者也於是狄伐邢邢潰而後遷則其不言邢潰何略之也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則不待春秋而有議其非者矣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桓公存亡國以屬諸侯

而以衛滅而後存衛邢潰而後存邢沒其功諸侯誰復以捄患為已任者春秋不以功掩過亦不以過掩功書曰狄伐邢齊人救邢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所以全伯者之功也狄伐邢邢潰斯一國之事守不以累桓公可也邢衛皆月以别於許之請遷于楚者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蒙上事月也以楚丘著例決之其月何（據凡城皆不月）以伯

者存亡國也春秋一役再有事者前目而後凡此向之師也則其再序三國何唯師以國序也本孔氏故文不可言言諸侯師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穀梁傳曰夫人薨不地地故也公羊傳曰夷齊地也桓公召而縊殺之劉侍讀曰哀姜與乎亂殺二子幾亡國齊桓公討而誅之此伯者所以行乎諸侯之義也魯以臣子不得討而齊以伯主得舉法

楚人伐鄭

荆始改號曰楚自是有事於諸侯皆稱人其稱人何以楚僭王號時方中國有伯能聲其罪則其侵伐皆人之不使與中國君將稱君者同文所以謹予奪之辯也必中國無伯而後稱君大夫著其彊也雖著其彊然春秋書楚事無一不致其嚴也與待中國諸侯伯主君將稱君不同但其辭旨精微學者有弗察爾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檉音赬

左氏傳曰謀救鄭也公會伯主恒不月此其書月何
謀救鄭而不成救故月以異之凡盟主之會不月雖
公若王卿士會之不月必有功而後月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不日略其事也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拏酈音離

大夫敗日殊之於公也獲者生得也公羊傳曰莒拏
者莒大夫也季子治内難以正禦外難以正其禦外

難以正奈何公子慶父弑閔公走而之莒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人不納卻反舍于汶水之上使公子奚斯入請季子曰公子不可以入入則殺矣奚斯不忍反命于慶父自南涘北面而哭慶父聞之曰此奚斯之聲也吾不得入矣於是抗輈經而死莒人聞之曰吾已得子之賊矣以求賂于魯魯人不與為是興師而伐魯莒無大夫莒拏何以書高抑崇曰凡小國大夫不名接我則名之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不稱姜蒙上文也一事而再見者蒙上文魯人諱殺哀姜春秋無文以見義故蒙上文不稱姜見此致夫人之喪即齊人以歸者也孔頴達氏曰齊人治哀姜之罪取而殺之則位絶於魯矣僖公外欲固齊以居厚内存母子之義故請而葬之諱其殺也劉侍讀曰夫人與於亂桓公正其罪而討之則安可復配宗廟哉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則上之行乎下也

義已矣故臣子可緣伯主之命以尊宗廟伯主亦可緣天子之法以絕魯私請令齊以公義討之而魯以私意請之君子以為非義不可通於春秋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其月何(據城不月)以伯者存亡國也此衛邑也不繫之衛有伯主之令也凡伯主之令以內辭書之李堯俞曰號令主於天子則中國為一所以正伯者之事也故緣陵亦不繫杞然則孰城之內之徹者也不言諸侯

城之離至不可得而序也穀梁傳曰其不城衛何也衛未遷也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虞師晉師滅下陽

虞曷為序大國之上三公封國先庶邦也此號邑也何以不繫之號古者王畿千里天子親制之寰內諸侯不與列國同也非國而言滅者重取天子之地故變其文也林少頴曰天子之地非諸侯所得取故云

滅使若國然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左氏傳曰服江黃也張主一曰江黃近楚之國也惟

宋與盟不煩諸侯也

冬十月不雨

一時不雨書時據莊公十一年踰時不雨書首月每時一書者

告廟也穀梁傳曰不雨者勤雨也

楚人侵鄭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

夏四月不雨

穀梁傳曰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

徐人取舒

公羊傳曰其言取之何易也孫莘老曰取國不言滅不絕其祀也許翰氏曰舒楚與國徐人取之倚諸齊也

六月雨

穀梁傳曰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左氏傳曰自十月不雨至於五月不曰旱不為災也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陽穀齊地

左氏傳曰謀伐楚也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不月略之也例在桓十四公羊傳曰涖盟者何往盟乎彼也

楚人伐鄭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

公會伐恒不月此何以月以伐楚也據定四年侵楚同不月楚僭王肆暴天子不能治中國不能討也桓公糾合諸侯二十餘年乃克有事于楚累世不振之夙憤由是而伸故月以謹之陳氏傅曰春秋舉重凡師再有事不悉書苟悉書也則以遂言之兵事言遂必天下之大故自入春秋楚浸强矣而不見於經敗蔡師以蔡

侯獻舞歸聖人懼焉而諸侯之交兵非以定簒弒則修怨而已矣問不及楚也桓公始有志夷夏之分於是伐楚而以侵蔡召諸侯書曰遂伐楚言志不在蔡也

次于陘陘音刑楚地

陳氏傳曰書次何用見桓之不戰而詘楚也

夏許男新臣卒

諸侯卒于外地在會曰會在師曰師此卒于師者其

不言卒于師何併下文也春秋無費辭詳於下則略於上也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召音邵）

楚無大夫其曰屈完何以其來盟録之也不言使（據袁婁書齊侯使國佐來盟）外之也春秋謹內外之辯桓公方有討於楚楚雖服猶不得與中國兵交使其在間者同文也來盟于師日（據袁婁）此何以不月猶未許其同於齊盟也（據僖二十二年邢二十一年鹿上三十二年狄宣十一年辰陵）公羊傳曰曷爲

再言盟喜服楚也楚荆蠻也而亟病中國肆其吞噬之毒中國不絶如綫桓公救中國而攘强楚使帖服以此為王者之事也陳氏傳曰桓公合九國之衆以討楚兵未有盛於此者也雖楚强足以一戰矣而臨楚不戰楚人為之詘使其大夫即盟于師桓公不欲臨楚盟屈完退而盟召陵不以阻隘不以君違臣不以軍容亂國容一動而三善得桓公不但以力服人矣

齊人執陳轅濤塗

公羊傳曰執者曷為或稱侯或稱人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為伯討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桓公假塗于陳而伐楚則陳人不欲其反由已者師不正故也不修其師而執轅濤塗古人之討則不然也

秋及江人黄人伐陳

八月

爲下葬月也

公至自伐楚

致者曷爲或致伐或致會據傳公會溫書至自圍許成公會楚皆至救鄭伐鄭襄公會伐鄭定公會侵楚皆至自會穀梁傳曰有二事偶則以後事致後事小則以先事致其以伐楚致大伐楚也此從主人之辭也桓會不致會伐何以致桓會不致安之也合諸侯之師以伐叛討貳乃中國安危之機君子之所慎也故雖桓公致之

葬許穆公

小國葬不月於是許男卒于師葬之以侯故月也

冬十有二月公孫兹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大夫會伐不月雖王臣會之不月莊十四年單伯此何以月甚之也據文三年會晉伐沈同不月桓公帥諸侯以伐楚楚既成而陳人以辟軍見討既執其大夫以二國伐之又以七國之衆侵之桓為已甚矣故月以異之以桓公失

方伯之道也桓公召諸侯以侵蔡伐楚楚既成事當在蔡桓公委蔡以餌楚而後責於陳其伯圖所及天下諸侯有以量之矣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其曰晉侯殺之何傳曰殺世子母弟直稱君直稱君者非有司國人之所得與也禮公侯之罪不以犯有司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而況於世子母弟乎公羊傳曰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髙抑崇

曰世子至親非其君自殺之則孰敢殺者是故斥言晉侯殺世子母弟不書例在莊公二十二年此何以書殺無罪也諸侯之義不得專殺而殺世子母弟有不書者以君父討子弟而當其罪無以議為也於專殺之中又有甚焉莫甚於以讒殺其世子故書之舍晉獻公宋平公無殺世子者矣

杞伯姬來朝其子

穀梁傳曰諸侯相見曰朝伯姬為志乎朝其子也伯

姬為志乎朝其子則是杞伯失夫之道矣諸侯相見
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子非正也故曰杞伯姬來
朝其子參譏也高抑崇曰先王之制諸侯未冠而即
位謂之童子侯童子侯不朝不可以成人之禮接也
伯姬歸杞方十三年其子如之何而勝朝之乎
夏公孫茲如牟
牟小國公孫茲曷如牟為娶也娶則曷為不言娶大
夫自逆不得書也大夫以事行者言其事事不得書

但言如重國史也大夫非君命不越竟請於君以行則書之重君命也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大夫皆得越竟以行其私而君命褻矣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衛地

曰及以會何桓不主會也據襄十年諸侯會吳先書會晉侯　桓曷為不主是會桓公帥諸侯以會王世子而不自為會也不自為會者尊歸於一也尊歸於一禮之常也程子

曰王世子王之二也不與諸侯列世子出而諸侯會之故其辭異何休氏曰不可以諸侯會王世子為文故殊之使若諸侯為世子所會也陳氏傅曰定世子也於是子帶有寵於惠后世子危不得立桓公率天下諸侯以會之世子危不得立而為會以定之禮之變也蘇子由曰首止之會非王志也率諸侯以定世子為義也然而諸侯不以王命而會世子世子不以父命而會諸侯衰世之事也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公羊傳曰諸侯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穀梁傳曰無中事而復舉諸侯據祝柯重丘間有異事則復舉諸侯馬陵柯陵于戲亳城北平丘無中事不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不敢與盟也尊則其不敢與盟何也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之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陳氏傳曰會而後盟間有異事書諸侯盟于某非間有異事也亦書諸侯盟于某則有不盟者也此其言諸侯則王世子不與盟

也是故會有周人盟無周人書會于某某日諸侯盟則齊桓之孫也會有周人盟有周人書會于某但曰某日盟則晉厲之伉也事在成十七年柯陵

鄭伯逃歸不盟

陳氏傅曰國君而曰逃賤之也以其背夏盟也胡侍講曰逃者匹夫之事也其書逃歸不盟深貶之也或曰首止之會非王志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故逃歸不盟則何

罪乎曰春秋道名分夫義者權名分之中而當其可之謂也諸侯會王世子雖衰世之事而春秋與之者是變之中也鄭伯雖承王命而制命非義春秋逃之者亦變之中也天下之大倫有常有變舜之於父子湯武之於君臣周公之於兄弟皆處其變者也賢者守其常聖人盡其變會首止逃鄭伯處父子君臣之變而不失其中也高抑崇曰齊之服楚圖之非一日也纔踰年惠王已導鄭伯叛之故中國之不競非獨

諸侯之罪王室亦有以啟之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黄

陳氏傅曰楚常有大夫屈完此穀於菟也則其稱人何

楚大夫將恒稱人也左氏傅曰於是江黄道柏方睦

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春秋凡滅無不書虞已滅矣曷為不言滅諱滅也曷

為於此焉諱之春秋諸侯有相滅者矣未有滅天子寰內之國者於是晉人滅虢又滅虞惡其滅寰內諸侯以偪天子故為王室諱之也此以歸之據襄十六年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其但言執之何諱不言滅則言執不言以歸也春秋筆削不足以盡義而後有變文故滅虢不書書滅下陽不言取滅虞不書書執虞公不言以歸以不書為王室諱則變文以明晉罪也虞公何以不名上公故不名也林少穎曰聖人不

忍周衰諸侯再取其地故不斥言滅而但云晉人執

虞公見晉人執天子三公不道之甚也

六年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鄭邑

伐國不書圍邑此其書圍邑何以桓公伐鄭討其叛

夏盟而僅圍其邑也桓公盟諸侯于首止而鄭伯逃

歸不盟以從楚楚人得以窺中國矣於是滅弦不能

問伐鄭僅圍其邑志在詘鄭而憚遇楚師故圍邑不

書於桓公特書之以桓之帖荆為僅耳

秋楚人圍許

陳氏傳曰此楚子也其稱人何楚君將恒稱人也

諸侯遂救許

楚人圍許攻其所必救以解新城之圍也諸侯救許

而楚還楚固畏齊之强也

冬公至自伐鄭

七年春齊人伐鄭

夏小邾子來朝

杜元凱曰郳犂來也邾之别封故曰小邾始得王命而來朝也何休氏曰齊桓公請天子進之於是以爵通也

鄭殺其大夫申侯

左氏傳曰鄭殺申侯以説于齊也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寗母

曹伯班卒

公子友如齊

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

公羊傳曰王人微者也曷為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何休氏曰王人銜王命會諸侯諸侯當北面受之故尊序於上左氏傳曰盟于洮謀王室也杜元凱曰王人法不與諸侯盟此王室有難使之出盟也穀梁

傳曰兵車之會也

鄭伯乞盟

鄭伯不言如會據陳袁僑先言如會則其曰乞盟何以桓公辭之會而後乞之也

秋狄伐晉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此哀姜也曷為不言姜氏以前書喪至書葬哀姜閒無他夫人得略言之也致者致其主於廟也哀姜之

喪八年矣於是始致之何也哀姜淫而與弑不可以列昭穆秩烝嘗故雖備禮以葬而不殯於廟不祔於姑也僖公謹於事齊故歷三禘卒致之左氏傳曰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孔頴達氏曰僖二年除閔喪為禘五年復禘今八年又禘三年一禘常事不書禘而致夫人異於常禮故書之陳氏傳曰魯禘非禮也雖用之羣公之廟不書據傳禘于襄公禘于僖公之類有用之

羣公之廟者矣但曰有事譏不在用禘也事在昭十五年必禘于太廟致哀姜也而後書譏在用禘也凡禘恒日用禘以致不當祔之夫人故不日以異之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宰官也周采地范氏曰天官冢宰兼為三公者杜元凱曰天子三公不字胡侍講曰以冢宰兼三公其職

任重矣而不殊會之何也人臣則有進退之節出入均勞之義非世子貴有常尊之可比矣陳氏傳曰桓之會有天子之事三於洮王人同盟焉於是葵丘宰周公不敢同盟焉盟于首止不但不同盟也而率諸侯以會世子桓知節矣穀梁傳曰宋其稱子何也未葬之辭也禮柩在堂上孤無外事今背殯而出會以宋子為無哀矣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公羊傳曰未適人何以卒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孔頴達氏曰禮姊妹在室期出嫁大功未嫁其夫不為服則兄弟不為降諸侯絶旁期此將嫁於諸侯當服其本服為之齊衰期故書其卒也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齊地

桓盟不日此何以日以桓公之事莫盛於葵丘也桓公有事諸侯二十餘年矣其盟會之故非以求諸侯

則以謀王室也至葵丘而中夏小康王室安之諸侯信之其規模方略於是甫定則莫盛於斯矣故桓盟不日而特日以别之以不日為恒則日以見義也穀梁傳曰此何以日美之也為見天子之禁故備之也葵丘之盟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孟子曰五伯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材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賔

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陸淳氏曰盟稱諸侯明宰周公之不與也

甲子晉侯佹諸卒佹音詭

甲子前戊辰五日則曷為繫於後赴在後也雖後之猶日見春秋日法之嚴也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曰其君之子何修春秋之特筆也其不月以庶孽見

弑也穀梁傳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陳氏傳曰遇弑雖未踰年稱君（據齊舍）此其稱君之子何獻公殺申生紲重耳夷吾而立其嬖子晉之亂獻公為之也故奚齊不稱君而稱君之子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公始朝桓也朝桓何以不致（據魯君如齊晉常書至）朝與會一體也孫明復曰朝桓安之與他國異也周之制朝聘

也有數春秋必小國而後朝於大國以莊公如齊必
假觀社納幣而後行則諸侯不相朝久矣鄭伯男也
齊人嘗以不朝執其大夫會于首止猶懼其不朝于
齊而逃盟則桓公始伯舍小國未有朝齊者盟于甯
毋諸侯官受方物明年而公子友如齊盟于葵丘壹
明天子之禁明年而公如齊蓋桓公制朝聘之數於
是始春秋於會既不致以與桓矣以諸侯朝伯主若
桓公幾可無愧是故亦不致以别之致以為恒則不

致以見義也

狄滅温温子奔衛

温天子寰内之國也滅寰内國不書據滅虞為王室滅虢諱也此何以書王化所不及不可以君臣之禮治則不必為王室諱也是故王師敗績不書敗績于茅戎則書之皆春秋之所不治者也杜諤氏曰温者天子之近國而狄滅之諸侯不能救所以病齊桓者也

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奚齊卓子皆獻公之嬖子也而奚齊有先君之命矣
奚齊不書弒則卓子曷為稱君正里克之罪也奚齊
卓子之為君一也董子曰為人君父而不知春秋之
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知春秋之義者
必陷篡弒之罪篡弒之罪易見而首惡之名難知也
春秋微顯而闡幽於申生曰晉侯殺其世子於奚齊
曰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嚴適庶之分以昭獻公首惡
之名也於卓子曰晉里克弒其君正君臣之名以討

里克弒逆之罪也然於奚齊曰弒其君之子則亦異乎兩下相殺之獄矣明非里克之所讎也是故重耳拒國人之逆而謝秦伯以辭懼蒙里克之惡以其國家與人為市也故曰奚齊卓子之為君一也春秋譏首惡以正其本澄其源則篡弒之罪將一誅而已不

月與奚齊同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晉殺其大夫里克

穀梁傳曰稱國以殺罪累上也里克弒二君與一大夫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其殺之不以其罪也世子謂里克曰吾寧自殺以安吾君以重耳為寄矣里克所為弒者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弒我乎故殺之不以其罪也公羊傳曰里克弒二君則曷為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惠公之大夫也然則孰立惠公里克也里克弒奚齊卓子逆惠而入惠公曰爾既殺夫二孺子矣又將圖寡人為爾君者不亦病乎於是殺之

陳氏傅曰討賊不言大夫其言晉殺其大夫里克何克猶在位也克猶在位則是殺大夫耳在位獨里克乎督相宋莊公翬相魯桓前乎此矣於是里克殺以他故而後見焉耳自宋而下弑君無討者凡賊再見猶夫人也雖若晉里克衛甯喜殺以他故而後見書曰大夫則猶夫人而已矣

秋七月

冬大雨雪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丕鄭父里克之黨也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姜氏者公爲公子日所取齊侯女也薛士龍曰夫人齊侯女也歸寧可也爲會而從夫于外非禮也高抑崇曰以兩君爲會而婦女厠於其閒非禮也

秋八月大雩

其月何過時之甚者也例在桓五年

冬楚人伐黃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滅黃

言滅不言其君死於位也穀梁傳曰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陳氏傳曰滅不言伐（據滅弦滅溫）此書伐病桓公也以陽穀之會貫之盟徒

以亡其國耳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穀梁傳曰兵車之會也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杞邑

諸侯不序必一事而再見者也此非向之諸侯也則其曰諸侯城之何不言諸侯則無以見其為一事也城邢城楚丘城緣陵是齊桓公所以存三亡國也城邢之師齊與二國城楚丘者魯人以伯令赴功而已於是王室有戎難淮夷且病杞桓公為合七國之君以謀之然後致戍于周明年乃城緣陵而遷杞焉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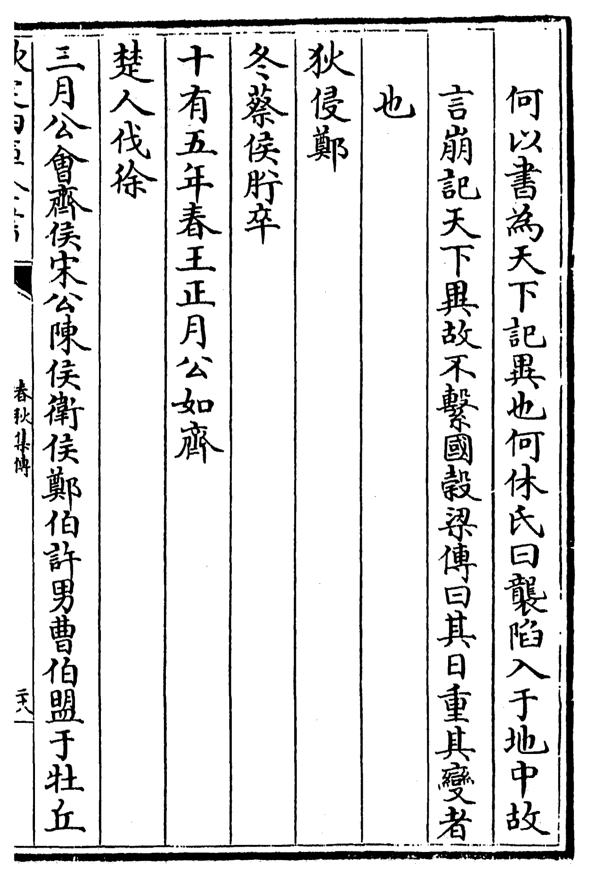
侯之懈桓德之衰也故君目臣凡以見之曰諸侯者總衆國之辭也凡城築必伯者存亡國而後月據元年邢二年楚丘於是亦不月以略之然則戍周曷為不書不足書也春秋凡戍皆不書夫齊師諸侯以奬王室安中國者也狄滅温不能救楊拒泉臯伊雒之戎犯京師不能斥而相與致戍于周方伯之所以蕃王室者如斯而已乎故雖戍周不書不足書也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鄫季姬也其但言季姬何以其來寧自內言之也曷為不言其來內女來寧恒不書畧常以明變也其月據凡魯君會猶不月異其事也陳氏傳曰朝未有言使者則其曰季姬使鄫子何急魯而賤鄫子也於是季姬來寧公以鄫子之不朝也怒止之遂遇于防使朝焉魯為已汰鄫為已卑矣於婦人乎何譏惡魯而賤鄫子也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公羊傳曰沙鹿者河上之邑也其言崩何襲邑也此



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何休氏曰襲陷入于地中故言崩記天下異故不繫國穀梁傳曰其日重其變者也

狄侵鄭

冬蔡侯肸卒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楚人伐徐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

遂次于匡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穀梁傳曰次有畏也陳氏傳曰救不言次言次無志於救也楚伐徐桓公合七國之衆以救之而使大夫將有諸侯在而使大夫大夫將於是始桓公為之也則桓志荒矣故言次譏之也

夏五月日有食之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厲者屬楚之徼國也伐國不月徼國何以月以齊之不競於楚徐近齊者也楚滅弦桓公不能問滅黃不能救於是伐徐則亦已迫矣桓公合七國之君盟于牡丘而不自將使大夫救徐不力而分兵以伐其與國之徼者齊為不競矣齊率諸侯攘夷狄以安中國也而卒不競於楚故不月以與之以力假仁者則有時而窮也夫以力假仁者固有能致其力者矣晉文公十九年於外其臣若舅犯先軫欒枝又皆明於中

國之大義不避危難以成其君者是以城濮之烈數世賴之齊桓公宴安内嬖而國髙以私勞在位自召陵而後常有畏難茍安之志焉夫豈惟其心有勤怠哉以力假仁而力又不足以勝之則固有時而窮也明年夏伐厲不克救徐而還不書不足也

八月螽

九月

為下女歸月也據凡會而至著例不月而女歸例皆月

公至自會

范甯氏曰桓會不致安之也齊桓德衰故危而致之

高抑崇曰以會致見救徐之無功也

季姬歸于鄫

陳氏傳曰內女嫁恒書歸不書歸必有故也季姬來

寧公怒而止之故不書歸至是而後言歸也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公羊傳曰記異也

冬宋人伐曹

宋始貳於齊也陳氏傅曰諸夏之相加兵自莊之十九年未之有也於是再見宋襄公為之也

楚人敗徐于婁林齊地

敗必言師不言師者外也此其外徐何以其始叛周僭大號也春秋凡于吳楚交相敗不書據傳襄十三年楚人敗吳師十四年吳敗楚之類必敗中國而後書徐戎也何以書病齊也齊師天下諸侯以攘荆楚存中國也楚伐徐桓公合

七國之衆盟于牡丘次于匡以救徐為之伐厲而徐卒敗於楚以是為盟主病矣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於是秦伯伐晉則其但言戰何外言戰不言伐據僖十二年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又晉侯及秦戰于彭衙必義繫於伐也而後兼言之

公羊傳曰何以不言師敗績君獲不言師敗績也劉侍講曰君將不言師師君重於師也君傷不言師敗績君敗不言師敗績亦君重於師也陳氏傳曰其不

曰以歸何言獲則以歸不足言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

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公羊傳曰五石六鷁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傳曰是月

決不日而月也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大夫卒名則其兼字之何也褒恤之數異也季友僖

之叔父也而有功於僖仲遂宣之叔父也而有功於

宣其喪之有加禮焉故卒皆字之叔肸非有功而以

母弟之親宣公喪之視季友襄仲故三臣者皆世為

卿也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

曹伯于淮

穀梁傳曰兵車之會也公會伯主不月此何以月會

而無功也於是謀鄫東略弗果城鄫而還故月以異之（例在元年于檉下）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英氏者屬楚微國也不月（據伐厲月）有徐人也

夏滅項

孰滅之我滅之也我滅之則何以不言師（據傳例用大師曰滅）為僖公諱也齊桓公率天下諸侯伐強暴以安中國且有存亡繼絶之功於魯於是會淮無功而魯又滅

項以閒之故略不言師使若不出公命而微者在國為之然為僖公諱也為之諱者乃所以責之也不月據滅國不月異其事也中國有伯而諸侯相滅故不月以異之據襄六年莒人滅鄫同譏在齊也桓公得諸侯莫先於宋其次莫親於魯其卒貳於齊也亦莫先於宋魯夫桓公率諸侯以伐強暴安中國而尊天子諸侯實有賴焉則曰以譏齊何也桓公無尊周救患之誠也桓公以尊王為名以帖荆為績而朝覲歸于巳獄訟歸于

已禮樂征伐自我而出其所以從諸侯於盟會者皆以自為而已楚人滅弦桓公不能問滅黄不能救於是楚復張而宋貳魯亦滅項以間之以桓公無尊周救患之誠也使桓公誠不私其國以自為而合諸侯以事天子朝覲歸于天子獄訟歸于天子禮樂征伐必自天子出而躬率方伯之職以討其不庭則雖以復文武周公之竟土可也天下諸侯其孰非天子之臣而敢有二心也然而桓公計不出於此則雖微宋

會諸侯孰不欲開桓公之怠以求利其國哉春秋是以譏在齊也凡諸侯相滅以不日為略據齊滅譚滅遂日為詳據衛侯燬邢晉會諸侯于相滅偪陽則不月為異也晉文之興大抵率桓之為而莫能尚焉卒皆無以善其後故夫有可以興周之勢而不為以求利其國而遂失之者桓文是也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九月公至自會

其致何會而無功也以不致為恒則致為異也致公者不月據公至恒不月此何以月以公之見止于齊也齊人以滅項為討而止公聲姜會齊侯于卞乃釋公故月其致以異之也異之者譏之也凡月致皆譏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齊桓公卒宋公以諸侯伐齊納公子昭則曷為不書納譏不在所納也外納不書據秦納晉夷吾重耳不書必不克納

而書（據納晉、納邾捷菑、齊納北燕伯、晉納衛世子蒯聵）譏在納之也桓公嘗屬公子昭於宋襄公以為太子昭之入則有辭矣故不書其納也外宜納雖伐不書（據秦納重耳伐晉不書）譏不在所納則書伐齊何也國人以後命立無虧也桓公内嬖如夫人者六人無虧長衛姬之子也桓公既屬公子昭於宋而又許立無虧既而五公子皆求立桓公不能定桓公卒國人以無虧為長緣後命而立之則齊有君矣於是宋公以諸侯伐齊齊人殺無虧故書

伐齊譏在伐也外伐國不月於是月以異之異之者譏之也是故孝公出入皆不書而無虧不得比齊舍歸惡於桓公也

夏師救齊

救四公子之徒也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此宋公也其稱師何一役而再有事者略言之也戰者以主及客據莊二十八年齊師伐衛衛及齊戰之類伐者為客受伐者為主皆以主及客

此其以宋及齊何伐一事也戰一事也宋公伐齊納公子昭殺無虧是一事也既殺長立少則四公子皆君也故四公子之徒復與宋戰然後宋敗齊師于甗卒立孝公又是一事也孝公卒公子潘殺其子而立潘卒公子商人弑舍而立齊人又弑商人而立子元元潘商人皆與宋公戰于甗者也潘不順昭商人不順乎潘而元又不順乎商人自古兄弟爭國篡奪之禍未有若斯甚者也蓋其本自桓公失之矣而襄公

徒欲以力定之其可乎故變其主客恒辭反以宋及齊戰使宋公若受伐者然名雖一役而實兩事則不順孝公者不惟一無虧而齊桓宋襄之失皆可見矣

狄救齊

救不悉書狄救齊何以書以宋公伐人之喪以納不正而後夷狄得竊救患之名以干中國也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冬邢人狄人伐衛

春秋集傳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集傳卷七六

詳校官給事中臣鄭文泮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汪鏞

謄録監生臣翟灝

春秋集傳卷六

元 趙汸 撰

僖公下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執君不名此其名何孫明復曰遂失國也名者諸侯之終事也閔其失國故名以詳之滕子嬰齊戎蠻子赤皆失國者也其月異其事也執而遂失國不月戎

也人執戎蠻子

也〈旅哀四年晉〉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宋襄公欲求伯也以有微者與盟故月（據隱八年屋不月）

鄫子會盟于邾

公羊傳曰其言會盟何後會也

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諸侯卒則名雖誘而殺之名（蔡侯般）此殺矣其不名何也諸侯不相名卒以名赴則名之其以名卒者必以名赴也小國之君不卒則亦不名也故邾人戕鄫子

不名公羊傳曰惡乎用之用之社也何休氏曰不言社者本無用人之道言用之重矣穀梁傳曰人因巳以求與之盟巳迎而執之惡之故謹而日之據宣十八年邾人戕鄫子不日陳氏傳曰宋公使邾子用鄫子春秋舍宋而書邾以為皆國君也可以不受命矣而禀命於宋則邾為戎首杜元凱曰不書宋公使者南面之君善惡自專不得托於他命也左氏傳曰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司馬子魚曰民神之主也用人其

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伯不亦難乎得死為幸矣

秋宋人圍曹

陳氏傳曰宋公欲合諸侯而亟脩怨於曹諸夏之圍國自此始

衛人伐邢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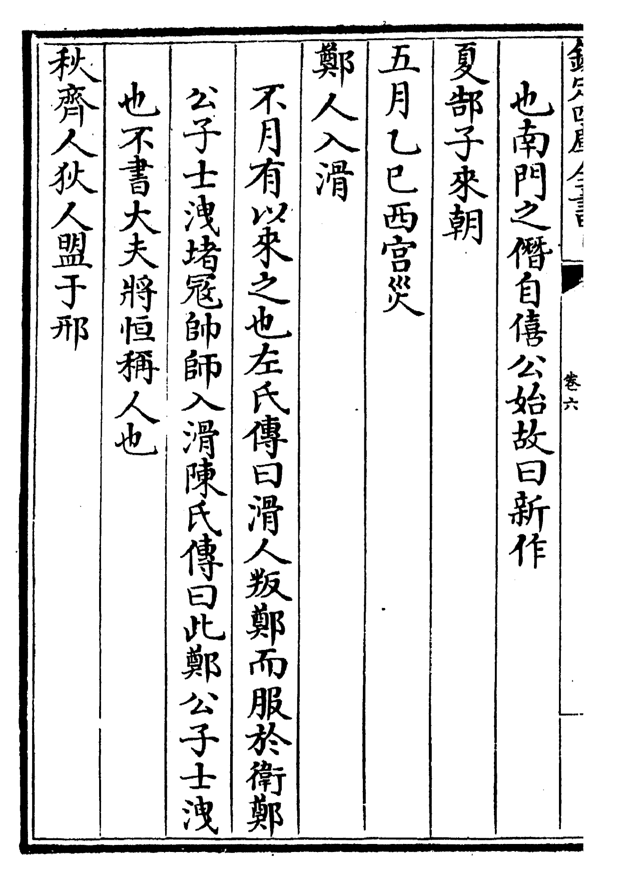
楚初與諸夏盟也不言會之者内微者也稱人外微者也於是陳穆公請脩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而陳人蔡人實先楚則非微者也曷為稱之同微者惡其不量已彼而進蠻荆以瀆齊盟卒為中國之患故奪其恒稱以示義也不月畧其事也不許其得國于夏盟據僖二十年于邢二十一年鹿上宣十一年辰陵之類雖吾會之不月據此必吾君大夫在焉而後月重内也據僖二十一年盟于薄二十七年盟于宋襄二十七年盟于宋

梁亡

其言梁亡何不由赴告之辭也不由赴告則何以書叔鞅歸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王室亂於是乎書魯人會盟四國大夫于齊聞梁之亡也歸而言之梁亡於是乎書尊王室而録小國則亂亡有不由赴告而書者矣然則孰亡之秦亡之曷為不言秦亡之梁近秦而遠於中國無為以滅亡告諸侯者於是書之不由赴告則不言其亡之者避不敏也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穀梁傳曰作為也有加其度也言新有故也杜元凱曰魯城南門也僖公更高大之今猶不與諸門同改名高門也劉侍讀曰新其舊而書新作是必有僭制焉二百四十二年興作多矣不必書也僖公修泮宮詩人頌之而春秋不書新宮災大室屋壞不能不修而春秋不書修之得其時制故不書也雉門及兩觀災記新作焉然則修舊不足書其書者皆非禮之制



也南門之僭自僖公始故曰新作

夏郜子來朝

五月乙巳西宮災

鄭人入滑

不月有以来之也左氏傳曰滑人叛鄭而服於衛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陳氏傳曰此鄭公子士洩也不書大夫將恒稱人也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外特相盟不書與狄盟何以書中國無伯傲很相亂也左氏傳曰盟于邢為邢謀衛難也

冬楚人伐隨

此鬭穀於菟也不書楚大夫將恒稱人也隨自是絀於楚不復通於諸侯矣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齊地

二國大夫曷為稱人以宋人求諸侯於楚而卒見詐

焉以及於難故奪其恒稱也

夏大旱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盂宋地

楚稱爵而序于陳蔡之上初以諸侯之禮接也昔者成王舉熊繹以子男田于荆山盟于岐陽也置茆蕝設望表與鮮卑守燎而不與盟是周室之不成子也於是長於陳蔡之君則曷為稱子四夷大者曰子周之制也史惡其傲很僭竊不可通於諸侯則假周爵

以稱之故吳亦曰子據吳太伯本非子男外傳命圭曰吳公春秋於侵伐既人之以示義則盟會從其恒稱以見實也

執宋公以伐宋

楚始列于會即執宋公以伐其國固楚之惡亦以罪宋之輕信以受侮也陳氏傳曰凡執恒稱人執之於伐則伐稱君執稱人於會則會稱君執稱人雖大夫也則亦會稱大夫執稱人此楚子執宋公則曷為不再言楚人不以蠻荊執諸夏之辭也是故執宋公不

再言楚人執齊封亦不申言楚人

冬公伐邾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君使大夫何以稱人獻捷君禮也楚未書君將則雖來獻捷人之以其伐宋也陳氏傳曰盂會稱子矣獻捷于魯何以稱人盂會不稱子無以見楚宋之爭長獻捷于魯不人之則是遂予楚也自是至椒之聘而後有君大夫穀梁傳曰捷君得也其不曰宋捷何也

不與楚捷於宋也胡侍講曰諸侯從楚伐宋魯獨不與故來獻捷以威魯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諸侯不序前目後凡也其日以公與盟也諸侯外相盟不月據僖二十三十二狄宣十一辰陵惟吾君大夫特與之盟則日隱二文八戎此其日之何以兵加中國而公會之盟故日以殊之後見二十七宋成二年蜀穀梁傳曰外釋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公之與之盟目之也不言楚不與楚專釋也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此滅矣曷為不言滅凡滅國有取而有之者則不書滅以存亡繼絶之義責歸於取之者也故須句不書邾滅向不書莒滅惡其為滅國者受惡而始滅之者不復書也是經之變例也於是取須句反其君則書取何屬之以為附庸也陳氏傳曰春秋嚴義利之辨茍以為利一以取書之是故雖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伐邾取須句反其君書取須句雖莒著丘公立

而不撫郜郜叛而來書取郜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以鄭伯如楚故也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此公及之戰也曷為不言公蒙上文也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禦之及邾人戰于升陘我師敗績故蒙伐邾取須句之文不言公見公以須句戰也不言師敗績為公諱也記曰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

是兩敗也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楚人伐宋以救鄭則何以不言伐外言戰不言伐也例在十五年　穀梁傳曰日事遇朔曰朔陳氏傳曰楚嘗有君矣此楚子也其稱人何楚君將猶稱人也汪仲裕曰宋公身傷而不言宋公敗績據鄢陵言楚子敗績為中國諱也張主一曰惡以夷狄敗中國也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邑何也以罪齊也齊孝公賴宋襄之力以得國當宋楚有事不能報施救患反乘其敗而伐之所謂以怨報德刑戮之民也故伐國圍邑悉書之以見其罪也

夏五月庚寅宋公兹父卒

秋楚人伐陳

陳氏傳曰此成得臣也不書楚大夫將猶人也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內王都也據昭二十六敬王書入于成周㫖為言居而不言奔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禮天子適諸侯諸侯避正寢納管鑰而館於廟天子無客禮莫敢于主焉故不言奔而言居也葉少蘊曰天子以畿內

為國諸侯以封内為國諸侯不以其道去其封内曰出奔天子不以其道去其畿内曰出居子帶之亂方其奔齊也或放焉或封焉親愛之而勿殺可矣古人有行之者舜也而王不能反名之使得終其惡及其以狄伐周則罪在可殺古之人有行之者周公也而王不能反避之使得奪其位若襄王者可謂失其度矣則亦何以王天下哉陳氏傳曰王出不書為尊者諱也據莊二十三年惠王處櫟定六年敬王處姑猶其言出居于鄭何以為

無足諱焉耳子頹之難惠王未有過也鄭虢圖之執燕仲父殺子頹踰年而復辟故諱之也襄王以狄伐鄭富辰諫弗聽又德狄以狄女為后諫弗聽子帶以狄師攻王王禦士將禦之又弗聽於是適鄭書曰天王出居于鄭雖然猶未書入也春秋善復正言入未足以言復正也襄王書出已矣而書王必如是而後可以言復正也

晉侯夷吾卒

不月來赴後也晉侯卒以前年九月文公定位而後來告故即告時書之春秋重喪紀雖後猶書之也

二十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燬之名何也絶之也曷為絶之不正其以同姓而滅吾宗之國也邢與衛同出文王為同姓而魯與邢同出周公為同宗於是衛人滅邢而魯不能救疾其滅吾同太祖之國以顧懷周公故絶之也其日甚之也

據滅國不日　黄先生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既

封伯禽於魯又封其支子六人凡蔣邢茅胙祭是也至春秋時多為大國所併今邢又為衛滅矣邢與魯同出周公衛既忍滅周公之後魯不能為之請於天子請於大國請於衛以復存其社稷故書曰衛侯燬滅邢雖罪衛侯而繫於魯也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

穀梁傳曰宋蕩伯姬來逆婦非正也其曰婦何也緣

姑言之之辭也劉侍讀曰書來逆公自主之也伯姬嫁不見于經蓋内女雖親體不敵不書于策所以尊君也今僖公以愛易典下主大夫之昏是卑朝廷而慢宗廟非禮也張主一曰姑自逆婦公不使大夫主之皆非禮也

宋殺其大夫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外納不書苟宜納雖伐不書此奔君也則其書圍陳

以納之何以諸侯大夫不字小而後荆楚得假存亡之義以間中國也楚成得臣之伐陳也取焦夷城頓而還至是而納頓子則頓子之失國陳為之也陳氏傳曰出罪也納之者亦罪也則書之據北燕伯疑衛世子蒯聵出非其罪納之者罪也則但書納齊桓公卒楚始與諸夏盟于齊盟于鹿上執宋公納頓子侈然欲廢置諸侯矣春秋之所懼也王彦光曰頓子不名以諸侯不得相名也故北燕伯亦不名

葬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魯地

中國無伯參盟復見也穀梁傳曰莒無大夫其曰莒慶何也以公之會目之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

其侵曰人其追曰師侵言將追言衆也孫明復曰不可言公追齊人也穀梁傳曰人微者也侵淺事也公

之追之非正也至鄗急辭也杜元凱曰鄗齊地也

夏齊人伐我北鄙

春秋君將稱君有二伯主將而稱君者與之以專征而討罪諸侯將而稱君者詳其自將以見實二者文同而義異故雖外侵伐我皆從其恒稱此齊侯也則其稱人何以魯人乞師于楚以伐中國故略言之也魯人常會盟于齊矣於是外附楚而内與衞莒為參盟以擯齊則齊豈無辭乎齊侯方以展喜之言退師

而公子遂已乞師于楚故齊侯畧稱人為公以楚師伐齊言故而已

衞人伐齊

左氏傳曰洮之盟故也

公子遂如楚乞師

陳氏傳曰乞師不書據成二年臧宣叔如晉乞師此何以書惜魯也外乞師不書必盟主也而後書乞卑辭也以實國而卑于楚為魯惜其以志楚强也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國滅而膚無不名者國滅之罪也膚服辱也而夔何以獨不名夔之所以取滅者乃非其罪故假之也楚祖鬻熊夔祖熊摯是不得祀者也諸侯之祀無過其祖者夔子可謂若于義矣而楚反以是滅之春秋以謂非其罪也故黜楚而伸夔於是乎夔子不名

冬楚人伐宋圍緡

宋即晉也吳先生曰宋成公忘其父之仇與楚平而

往朝之二十四年今而即晉庶幾能徙義者矣故圍邑不書而楚人伐其國圍其邑悉書之以見荆楚之横也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公至自伐齊

公伐國不致此何以致為其用楚人之師以伐中國故致之也齊桓公合諸侯以伐楚而一匡天下桓公卒楚執宋公以伐宋敗宋于泓及宋平而宋不附伐陳圍陳納頓子而陳不從中國雖無伯而召陵之威

烈未泯也魯人乃乞楚師以伐齊取穀寘桓公子雍于穀楚申公叔侯戍之以逼齊則東諸侯鮮不折而入於楚者是春秋之大變也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杞伯何以稱子左氏傳曰公卑杞杞不共也襄公之世杞子來盟傳曰賤之也杞侯自貶以朝大國則曰伯魯人卑之則又曰子春秋從史文而魯惡見矣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内入國不日（據無駭帥師入極入杞）必公將而後日此大夫也則其日何甚之也杞桓公來朝公卑之（以子男禮見）使公子遂帥師入杞責無禮焉僖公重小國之幣而薄姑姊妹之恩故日以甚之也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此楚子也其稱人何魯君將猶稱人也楚從陳蔡鄭

許之君以圍宋而序諸侯之上則曷為但人之所以正楚之罪也楚强甚矣雖桓公盛時楚猶未嘗一日而忘諸夏桓公卒楚得衛得曹得魯而從陳蔡鄭許之君以圍宋楚之得志於諸夏未有甚於此時者然召陵之烈未泯而晉文之義已信於諸侯宋之不詘於楚者以有晉也楚雖欲一日得志於諸夏不可得也故雖序於諸侯之上猶人之信中國之大義以正其罪也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其日以公在也例在二十一年葉少藴曰諸侯不序前目後凡也僖公附楚者也楚子居申而後使子玉去宋則是會非觧圍也宋猶在圍則何以宋地盟于宋國之外是于宋矣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侵曹伐衛討其附楚也杜元凱曰再舉晉侯曹衛兩來告也孫明復曰曹衛楚與國也晉侯將救宋故侵

曹伐衛不言遂者非繼事也侵曹既反而後伐衛也

李堯俞曰遂者因近適遠之辭曹遠衛近不得以為繼事而言遂也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晉伐衛而魯戍之欲拒晉以與楚也刺殺也內殺大夫曰刺左氏傳曰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其不日何據刺公子偃書日以

僖公背晉即楚而賊殺其親以兩說于晉楚故異之

也

楚人救衛

陳氏傳曰楚嘗救鄭不書見傳僖公六年二十二年於是始書以

為晉文之伯楚欲救而不能也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其日謹其事也外入國不日雖君將不日據哀八年宋入曹

必伯者有討於諸侯而後日謹之也不言執之者蒙

上文也公羊傳曰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

非伯討也晉侯侵曹而曹不服於是入曹執曹伯故

蒙上文晉侯予之以討罪也孫明復曰晉侯入曹執

曹伯不歸于京師而畀宋人甚矣稱晉侯者執得其

罪也孫莘老曰晉侯能扶大義以討叛國而尊王室

故春秋予之也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

師敗績 衛地

是宋公齊國歸父秦小子慭也則何以但稱師宋公

不與戰大夫將恒稱人也高抑崇曰城濮衛地及楚人戰者與救衛之師戰也楚之强甚於齊桓之時晉文公一戰勝楚終文以及襄之世楚人不敢復窺中國則功莫盛於此矣董仲舒曰戰不若不戰然而有所謂善戰盟不若不盟然而有所謂善盟故城濮之戰召陵之盟皆春秋之所予者以其俱有攘夷狄之功也

楚殺其大夫得臣

此成得臣也其不稱氏何據楚殺公子例不去公子討當其罪也禮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晉侯之入曹也楚子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子玉不從請戰戰焉楚師大崩則其罪宜討者也春秋稱國以殺大夫有非其罪者矣苟殺之非其罪則譏不止專殺也於是楚以罪討其大夫而與殺非其罪者同文則是非何以辨焉故得臣令尹也但名之以辨於稱國以殺大夫而不當其罪者舍是則

楚宜申宋山皆討當其罪者也雖然春秋又有懼焉法以輔治有天下國家者所以興衰也故戰勝而或廢法則終必削雖敗而能用法則後必彊城濮之敗子玉死之楚是以興邲之戰荀林父免焉晉於是為不競矣

衛侯出奔楚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鄭地

於是王子虎實盟諸侯則曷為不書諱之也據洮之盟書王人

周之制諸侯有疑則盟於會同王官之伯臨之伯不盟也故齊桓公盟王人不敢盟宰周公不敢以所不信施於尊者晉文公一戰勝楚不能自信於諸侯作王宫致天子而屈王子於盟襄王下勞晉侯策命專征不能委任方伯而以大臣盟諸侯於王所是以天子與斯盟也故王子虎不書使若諸侯自相盟然為天王與晉侯諱之所以尊王室而全伯者之功也

其日何以文公尊王定伯不侯再舉同之葵丘也胡侍講曰叔武受盟稱子立以為君也

陳侯如會

劉侍讀曰如會聞會自至也孫明復曰來不及盟也

公朝于王所

踐土之諸侯也其但言公何非期會不序也曷為先言會後言朝得見乎天子而後志之也朝王日據下壬申著例此何以不日盟之日也見諸侯已盟而後見乎天

子非會盟則不見也天子所在曰王所據覲禮曰朝不言所言所非其所也公羊傳曰曷為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則曷為不言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君歸言復已失國之辭也凡執君歸不言復必奔君而後言復執猶未絶于衛也故執不月必奔而後月執而歸不月必奔而歸而後月執未失國也奔已失

國也衛侯出奔不名則復歸何以名叔武立矣不可以無辨也歸君不言自此其言自何惡自楚也以其叛中國即蠻荆而得免於誅故言所自以見其罪也何休氏曰剌歸有罪也天子所以陵遲者為善不賞為惡不誅衛侯出奔楚當絶不當廢叔武而反衛侯令殺叔武也

衛元咺出奔晉

愬殺叔武也殺叔武曷為不書春秋舉重衛侯之罪

莫重於叛中國故一見之也由僖公而上政不在大夫故外大夫無書奔者自元咺而後大夫益專其出奔非有罪則彊家相傾苟為不然則亦關乎一國之故與公子之未命者異故悉書之

陳侯款卒

秋杞伯姬來

來謝過而求平也

公子遂如齊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温

討衛許也

天王狩于河陽晉地

於是襄王會諸侯于温則其曰狩何非狩也春秋之特筆也以天子而會諸侯則上僭以諸侯而致天子則下陵上僭而下陵中國之所以傾也以晉文之伯而君臣兩失之將無以示天下故以狩書也然則踐

土曷為不曰王狩會可言狩此不可言狩也踐土之盟王子虎在焉不書嫌以天子與斯盟也苟書狩而後盟則是以天子與斯盟矣春秋有二事而一譏者於河陽書狩則踐土之失不待言矣公羊傳曰狩不書此何以書不與再致天子也榖梁傳曰全天王之行也為若將狩而遇諸侯之朝也為天王諱也孫明復曰以王狩為文所以詘彊侯而尊天子也

壬申公朝于王所

其日謹其事也不月由會錄也公會諸侯不月雖伯者亦不月春秋有為下事月者此獨不為下事月何繫之會也明以會而後朝非會則不朝也穀梁傳曰日繫於月月繫於時壬申公朝于王所其不月失其所繫也以為晉文公之行事為已傎矣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曷為有言歸于有言歸之于歸于正也歸之于不正也衛侯與元咺訟不勝晉侯殺其坐獄之臣而刑其

輔然後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請以王命殺之是生殺之權名在天子而實在晉侯也故曰歸之于彊辭也公羊傳曰衛侯之罪何殺叔武也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故於是已立然後治反衛侯衛侯得反曰叔武篡我終殺叔武此晉侯也其稱人何衛之禍文公為之也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放乎殺母弟者文公為之也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奔大夫歸不書據惠王復周公忌父鄭復公父定叔宋復蕩意諸不書必挾外援以歸然後書元咺言出言歸出入皆有罪也出入皆有罪則其言復歸何凡歸言復者位已絕也咺以臣愬君是自絕於君矣大夫自絕於君無反國之義而咺將易置其君以歸故書歸而言復以罪之也其曰自晉譏在晉也陳氏傳曰歸大夫不言復必諸侯也而後言復君有歸道也大夫言復者伉也是故衛

元咺復歸宋魚石晉欒盈復入皆伉辭也

諸侯遂圍許

遂繼事也諸侯既會于温朝天子執衛侯歸元咺而後圍許也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執君歸不書據鄭伯襄莒子邾子此何以書釋有罪也國君言歸必嘗失國者也此未失國則曷為不宜歸曹伯附荆楚以拒中國之師則其罪宜絶其罪宜絶而歸之

晉侯失刑矣故執君歸不言復於是言復失國非二君不名於是特名之罪之也罪曹伯所以譏晉也

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

介東方國名葛盧其君也昔者衛侯來會惠公葬隱公不見史不書今公猶在會則介人何以書成公意也僖公始作頌而以來淮夷為誇故雖不見公書之以其能來也

公至自圍許

桓文之會不致此以圍許致同於桓之致伐也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洛陽城內地

此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也曷為不序諱以大夫盟王子也諸侯不得盟王子而況於大夫大夫不得會公侯而況於盟晉侯功勲已著不能以道事天子撫諸侯而亟於尋盟於是以大夫盟王子而使吾君親之以大夫盟王子而諸

侯會之是無上下也故內不書公而王子與諸大夫皆稱人若使微者相與盟然諱之者譏之也陳氏傳曰大夫之交政於是始文公為之也不斥言王子虎為尊諱也以其人王子虎不可不徧人諸侯之大夫以其徧人諸侯之大夫不可不沒公也

秋大雨雹

冬介葛盧來

以未見公故復來也公羊傳曰不言朝不能乎朝也

啖叔佐曰不廟受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穀梁傳曰稱國以殺罪累上也以是為訟君也衛侯在外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待其殺而後入也孫莘老曰瑕見立於元咺以咺及之者言瑕之見殺由於咺也王沿氏曰咺嘗君瑕今與咺同殺故言及而

稱公子者不與喧君之也高抑崇曰殺而書及者以某之故而累及某也據士縠及箕鄭父慶虎及慶寅不書及者其罪同其殺之志均也據趙同趙括郤錡郤犨郤至

衞侯鄭歸于衞

言歸釋有罪也向也言復歸今歸不言復何不以其罪討也衞侯之罪莫大於叛中國晉侯立叔武而歸衞侯不正其罪而受元喧之愬為臣執君則討之不以其罪矣此歸自京師也曷為不言自京師不以衞

侯之獄累京師也晉侯復元咺于衛使立公子瑕而請王命以殺衛侯天子曰不可君臣無獄元咺雖直而不可聽也又為臣而殺君其安用刑晉人乃歸衛侯則衛侯之不君元咺之不臣叔武與瑕之死皆晉人為之故不以累京師也

晉人秦人圍鄭

此晉侯秦伯也曷為稱人秦遂叛晉也城濮之未集鄭伯如楚致其師鄭非知罪也而晉與之成矣踐土

之盟溫之會鄭無不在焉而翟泉不至以晉猶未釋于鄭也晉侯執曹伯曹人虞其亡執衛侯將寘諸死而皆不能正其罪苟不釋于鄭豈可量也鄭是以不至而晉侯召秦伯與之圍鄭晉為已甚矣此鄭之所以不下晉而私於秦也夫晉率諸侯以攘夷安中國也而使諸侯皆不知其罪而滅亡是懼雖秦人豈能無中變哉於是秦伯私與鄭盟戍鄭而去之蓋秦之叛夏盟於是始是故皆奪其恒稱以秦則有罪矣而

晉亦有以致之也

介人侵蕭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並稱如皆以聘禮行也諸侯於天子有職貢而無聘問聘問者上之所以交乎下也東遷王室日微職貢不歸久矣襄王既朝諸侯使宰周公來聘而後魯人亦以聘禮上問如邦交諸侯之伉也不專使而兼事

以行示其禮均也孫明復曰天子至尊非諸侯可得而伉也僖公與襄王交聘伉孰甚焉故曰天子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晉以譏之陳氏傳曰自桓王以下王室無聘魯者於是再聘而宰周公實來則已尊矣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以其如京師不敢不如晉是夷周於晉也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此曹田也不曰曹受之晉也諸侯有罪削地當歸天

子非天子不得削人土地晉侯執曹伯解其地以分諸侯晉之分魯之取皆非也以楚師伐齊取穀公子戍衛不卒戍刺之魯之罪不薄於曹而分曹地是非賞罰也見伯者之以利結諸侯也

公子遂如晉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郊者郊祀上帝以祈穀也禮天子以孟春之月元日祈穀于上帝謂夏正斗建寅之月也元日上辛日也

魯僭天子之禮然猶不敢直用上辛而卜之卜三月上辛不吉則卜中辛中辛不吉則卜下辛若三卜皆不從則不郊示不敢專也今乃四卜非也免猶放也不郊於是卜免牲卜不吉則繫而待明年具牲時用令卜而吉故放其牲也不言不郊者從可知也猶者可以止之辭三望謂郊時所望祭四方山川魯郊雖僭猶不敢同於天子故闕其一也據周禮四望不郊而望亦非也魯郊非禮也然既歲卜而郊則史不勝書故

於失禮之中書其又失禮者於是四卜猶三望故書之也公羊傳曰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求吉之道三禘嘗不卜郊何以卜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方內者則不祭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猶者通可以已也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左氏傳曰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穀梁傳曰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

也免牲者為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已牛矣而又免之何也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免之不敢專也陳氏傳曰諸侯之有郊禘東遷之僭禮也故曰秦襄公始列於諸侯作西畤祠白帝僭端見矣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則平王以前未有也魯之郊禘惠公請之也據邵氏經世惠公立於秦襄祠白帝之年齊桓公欲封禪而亦郊鯀皆僭禮也然則春秋何以始見於僖公向者莊公之觀齊社也曹劌諫曰

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王先公卿

大夫佐之受事焉用見惠公雖請之而魯郊猶未幸

為常也僖公始作頌以郊為誇焉於是四卜不從猶

三望也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

秋圍衛

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衛人侵狄

秋衛人及狄盟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杜元凱曰滅而書入不能有其地也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晉人者晉子也稱人畧言之也嗣君在喪以師行者稱爵謂得已而不已者也於是秦將襲鄭滅滑而還晉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敗秦師于殽晉伯國也故畧稱人不使與得已不已者同文而日以謹之與之以繼伯而討罪也曰及者明以尊及卑别晉人之嫌也外相敗不書以秦人背晉而戍鄭又將因戍人以襲鄭其反覆

乎晉鄭之間小人之尤也使秦人得志於中國其禍

豈减於荆楚哉是故伯國之所宜討者故特書之也

癸巳葬晉文公

狄侵齊

公伐邾取訾婁

間晉之有事也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晉人敗狄于箕太原陽邑縣南

此晉侯也其稱人何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狄伐晉及箕晉侯敗狄于箕以其有為為之故不與得已不已者同稱也不月畧其事也據晉敗狄三皆不月陳氏傳曰中國敗戎師不書據隱九年鄭人大敗戎師閔二年虢公敗犬戎之類唯晉特書之特書晉者皆病晉也晉師天下諸侯以扶義存中國也前年狄侵齊去年狄侵

衛而晉不能救於是伐晉蓋僅而後勝之也以是為盟主病矣

冬十月公如齊

不如晉而如齊謂晉無能為也

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乙巳公薨于小寢

小寢内寢也君薨必於路寢就羣臣百官以明授受所以正其終也僖公秋伐邾冬如齊反而薨於小寢

其志荒矣穀梁傳曰小寢非正也左氏傳曰即安也
趙伯循曰大侵奸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若啟於隱
是女子小人得行其志也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冬燠也穀梁傳曰未可殺舉重也可殺而不殺舉輕
也范甯氏曰輕者不死則重者可知也公羊傳曰記
異也杜諤氏曰春秋記災異不遺微細所以謹人君
之戒也明天地之大動植生殺陰陽之應皆繫人君

之身也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討其貳於楚也前年春楚鬬章請平于晉晉陽處父報之晉楚始通文公為之也襄公始有志於諸侯不先定東諸侯之交而有事于許非其序也雖然伐許猶可也伐沈微矣

春秋集傳卷六